

印度共產黨發表宣言

呼籲國民大會團結起來

爲擊敗官僚僵持政策，釋放領袖出獄，建立國防政府，解決糧荒，抵抗日寇侵略者而奮鬥！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此間頃收到印度共產黨於今年一月廿六日（印度獨立節日）發表的宣言，指出印皮人民當前的道路。目前印度人民面臨著外患內亂兩重危機，外患就是日寇的侵略已踏入印度東部的曼尼拉土邦境內；內亂就是孟加刺省及全國許多地區的糧食恐慌仍復嚴重，而且是民族領袖甘地與尼赫魯等又被扣禁於獄中，英印關係亦仍極僵固。這不僅僅是印度人民的問題，而且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問題。一般人士士威望英印政府應立即釋放甘地、尼赫魯等國民大會之領袖，合理的調整英印關係，使印度人民動員起來，這是加強印度國防與解決根蒂所必由之路。印共宣言中指出：印度人民當前的義務就是團結起來，『不滿的』現在被激怒了官廳們，他們從各地湧起出權力，把民衆團體壓禁起來，而且引起了我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災禍和苦楚。』宣言斥責當局無意取消英印關係說：『他們的座右銘是政治僵局，他們的戰略是緊閉牢門』。宣言號召：『每一個誠實的人民，要爲國民旗幟、解放民族領袖、幹政官僚制度而工作』。

宣言指出目前在印度與上述方針相反的兩種人的意見都是不對的。一種是少數奸惡而誠實的國民大會人士，他們於失望之餘提倡不合作與不給稅運動。另一種是國民大會中所謂『社會主義』份子，他們實際上是日的走狗，以『左』的面目出現，硬說要求釋放甘地、尼赫魯等是和當局妥協，反對國民大會與回教聯盟團結。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日軍侵入印度上面。宣言告訴印度人不要相信用冠冕的欺騙宣傳，號召：『必須團結起來，不借任何代價以抵抗侵略者，援救我國人民』。

宣言最後結語時稱：『獨立日已屆到我們高舉獨立國防的國民大會！向敵對我們的國民的無數的團結！爲了食類、國防和經濟領袖的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的團結前進！』

印共機關報

預見日寇侵印危機

揭發敵利用印奸陰謀

戴克利施曼論印奸
邊境阿拉干戰事

文，就指出了日寇利用印奸博斯的「國民軍」入侵印度的嚴重性，其中說：「正在阿拉干區域展開的軍事行動，僅從軍事的因素上說，要粉飾日寇的計劃，假裝就需要作十分艱苦的鬥爭；但是日寇的最大武器是利用印奸博斯的「印度軍」，他們企圖用這個方法，在戰線之後面，來窺視印度軍隊和人民的士氣，今天孟加拉省的第五旅除動的主要軍出，就是博斯的「國民軍」出現在印度邊境。最近阿拉干的戰事暗示出一件事情：當日寇在太平洋上的防線正破裂開，而盟軍正在長期地準備下來進行肅清緬甸的反攻時，日寇是不會安靜的，他們將要進行反攻。這是很清楚的，阿薩密一帶和孟加拉省東部的防線，對於我們是很大的危險。在未來的數月中，這些區域將成為博斯「國民軍」的一和日寇進入的危險的目標；日寇再以其他地區的進攻來配合這個攻勢，那將對這些地區的新的攻勢，將有嚴重的破壞後果。」

日寇的鷹犬——

印奸博斯的活動

「本報特寫」跟在倭人萬山嶺中的印度東邊尼坡土邦的日寇法西斯野獸而前，有一羣披掛着吼喊的噬嘯，其後緊跟着日寇德勒勒，其從僕們。

印奸博斯，是在去年六月御法法西斯主子之命，從柏林到東京的那時，正是蘇聯在斯大林格勒，和英美在北非的第一個有計劃的聯合作戰勝利以後，日寇前切感到在國際上的孤立與恐懼，國際力量強大的時候，也正是日寇不得已而利用中國流氓及南洋各佔領地的民族叛徒，進行其所謂「新政策」的無恥詭計的時候，綏綏、非非、滇黔那時正在排漢，「獨立」的傀儡戲，在滿洲抵口後，就上演了「獨立」的驚天之一幕，在偽印度「獨立」傀儡戲的角而活動着。

七月，他到了新加坡，在日寇指示下改組了成立於四月的偽印度獨立聯盟，排

斥別的印奸，自爲總裁，並用威脅和利誘的手法，強迫當地人民參加他所組織的偽印度國民軍。接着，他坐着日寇的飛機，忽而仰光，忽而曼谷，忽而又飛到西貢，到處召開「印度民衆大會」，陰險地利用印度人民好久以來熱望自由與獨立的心理，和英屬部份頭目誤對印度的錯誤認識，如逮捕印度愛國人士，孟加拉省的親黨等，花言巧語，大肆煽動，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會後，盟上的地方當面偽印度獨立聯盟的建立支地，強制人民參加該聯盟及偽印度國民軍。

十月，博斯假其粉墨登場，在新加坡正式假登臺，成立偽印度臨時政府，向英美宣戰。隨着東條及其手下的其他大員，如汪精衛之類，則紛紛拍電去「承認」和「道賀」，替博斯捧場。爲印度臨時政府的内容，是非常貧乏的，以博斯爲主

問了。偽印度國民軍由偽總統博斯交給臨時政府主席轄。博斯本人，除担任主席外，尙兼軍部、外交兩部部長及偽國民軍總司令，他幾十包攬了各種角色。至於爲什麼特別設立婦女部，博斯在接見日寇記者時說：「組織婦女，編成正規軍，當她們進攻到印度邊境的時候，在精神上將給印度人極大的影響。」這是日寇一種多麼卑鄙、惡毒的陰謀啊！

十月、十一月，開議會與德黑蘭會議先後召開了，日寇更加憤激起來。於是召集衆議院在十一月初開了一個所謂「大東亞會議」，其目的之一是要印度進行政治攻勢。東條在會上假惺惺地提出日軍佔領下的，位於孟加拉的孟加拉獨立安曼曼區與尼科巴爾羣島作爲偽印度臨時政府的領土。此後，博斯不知恥地大事吹噓日本主子的遠略「恩典」，而日寇

加爾各答盛會

作家藝術家團聚一堂

「本報倫敦通訊」：「法西斯不備是野獸，而且是無法比擬的。牠與惡魔的東西。」他正是該消滅的瘋狂的野獸，白銀軍官官在紅軍官兵的皮膚上劃出條紋和星形，法西斯就是和這一樣殘暴的野獸。」這是高爾基早在一九三四年說過的話，被摘引在孟加拉省反法西斯作家藝術家協會第二屆常年大會的宣言中。

孟加拉省以法西斯作家藝術家協會是全印進步作家協會的孟加拉省分會。該會於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加爾各答，歡迎開了三天大會，盛況空前。

大會推舉主席團七人，主席團主席名小說家米特拉克在開會辭詞中說：「識通地和人民拉着手，這是印度作家的應得職務之處，也是應盡的責任。作家必須讀實法西斯主義，因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恐懼、混亂、壓迫和一切不道德的事實的代名詞。我們必須成為商賈、溫厚、慈憐的人思想的領袖，決不用難於捉摸的符號。」

密芝那公洛以西

【路透社錫蘭十七日電】據東南盟軍總部公報稱：第卅六公路附近地方之埃城部隊，曾屢次襲擊日軍，俾森波我軍曾與小股日軍接戰。森波拉山至搭芝那公路以西之國爾區，已爲盟軍佔領。

【中央社重慶十七日電】東南盟軍總部十七日發表一〇四號公報稱：阿拉干前線，僅有砲戰及斥候戰。我軍擊破並佔領巴葛爲以西陣地，其見順利。敵軍數次向泰姆公路附近作小規模進攻，均被擊退。敵軍數次向泰姆公路前線以東及以西進展，均被擊退。我軍肅清科四馬提馬吉公路戰事，已有圓滿進展。十四日我肅清吉古納西公路敵軍陣地，敵傷亡重大。我軍重獲軍用品頗多。孟河谷南康河以西，華軍第三十八師已佔領丁林中部及西

盟軍佔領烏爾圖並
伊姆法爾區日寇損失慘重

甘
澤
故
汝
台
巴

地臥病獄中

成立國民政府

【路透社孟買十六日電】據孟買政府公報稱：過去三日，甘地患肺癆疾，身體甚為疲憊。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印度同盟會今日發表聲明，要求釋放被囚之印度政治犯謂：此乃「迫切之戰事措置」；並建議三項辦法：（一）准許獄中之印度領袖與其他政治團體討論政務，並早頒發制，由印度與論所尊崇之人員共同担任政府中之領袖；（二）此一政府應由東斯所發動之政治運動，應為獨立地位；（三）日本經由博斯所發動之政治運動，應為獨立地位。

（此）日本軍事與政治領袖之力量，根本由於「英國政策之不幸性質與結果」。故尼赫魯與阿沙德與印度其他決心抵抗侵略之主戰力量，乃所以答覆博斯及其他

境，不復僅在印度之國門，故今日解決印度之政治問題，較前更為迫切與重要。

「路透社倫敦十六日電」立即恢復印度自由運動之會員，今日假買克斯敦總開會，通過下列議案：本會及同情之英人，鑒於目前之危機，請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之政治犯，俾得組織基於印度完全獨立之國民政府。

「路透社孟買十七日電」據政府公報稱：上星期五此間爆炸案及機場大火中，死亡之人數現共三百卅六人，內死於醫院中者八十六人，送往醫院者達千人。

印度人民的道路

印共中央紀念獨立節宣言

立日來臨的時候，遭逢着最大的災禍，我們的一個省，已經變成一個廣漠的沙漠。許多家庭被消滅，區域全區居民絕滅，村莊，全村人燦絕。

砲已經死了五百萬，我們沒有能够替他們的人手拯救，因爲國領皇帝者操，因爲官僚們無力，因爲這五百萬同胞。

當我們去年奄奄一息的時候，我們沒有能够使廣大的國教業感。我們不團結的代價，幾乎是聖雅甘地的死亡；我們不團結的代價，已經是孟加拉許多的無辜同胞的死亡。

當我們想到這些的時候，國民大會的同伴們啊，我們都得低頭沉入權匭之中。全國不團結的意義，是五百萬人的死亡，是整年的貧困和災荒。那是統治者今天隨意統治着土地的唯一。

力，把民族領袖們壓禁閉，而且引起了我國歷史上前驅劣的災荒。他們拒絕放民族領袖們，雖然已拒絕放民族領袖，就可以救活加省者數百萬人命。他們視聖者與論，拒絕釋放他們。他們壓迫國民大會，同教同盟。他們拒絕給國民大會或同教同盟以權力。們的座右銘是政治僵局；們的戰略是緊閉牢門。他們和人民隔絕，而且解自己面對於革命戰爭的持久的狀況，說革命戰爭的

不團結的現象，鬧了官僚局不放，繼續把國民們，他們傲慢地拒絕交出權領補們關在監牢裏，

莫報評印緬戰局

認為關鍵在於解決印度僞局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電】每日電訊網前記者馬丁今批評目前印緬戰局稱：日本統帥部在緬甸前綫之計劃如：（一）推銷開軍經由阿薩密在中國建設美國轟炸機線，藉以恢復其在太平洋迭次失敗時所損失之威聲。馬丁又將緬前綫之軍事行動，據云：一月份蒙特巴頓派兵前投救阿拉干，以達其向橫城之目的。二月份英軍擊破巴爾之阿拉干攻勢，以逃其同機之目的。三月份反攻企圖，首先包圍馬玉山脈以東的印度第七師，繼乃圍以西之第五師，希望英方抽調後援兵力，開至阿拉干境，因敵側面襲擊軍在阿薩密前綫之兵力（按阿薩密乃鄰邦，攻敵側之主要前鋒），但賴第七師英勇作戰，日方計

之公路發動攻勢，企圖切斷西連阿薩密孟加拉鐵路，藉以威脅盟軍在曼尼波阿界之後方，但該路終未切斷。

指陳，敵軍如欲在雨季以前決定勝負，必須越過叢林地帶，在曼尼坡與阿薩姆兩河塔基立穩固之陣地，如曼乃能阻敵軍最後之目的乃在攻抵史迪威將軍在緬北之補給綫。中雷多，並攻抵阿拉干鐵道後方之吉里大港。惟馬丁指陳，敵軍不但甘休，仍將敵軍之搖搖所據叢林地帶，而攻出叢林地帶，則勝與不利，必將敵軍之搖搖如木一仍留於叢林地帶，則勝與不利，必將敵軍之搖搖進步。據云：此種現象乃因為英國政府尚未克將三萬萬五千萬之印度人民作為軍事力量之泉源及盟軍解放東方之主力，聽任日方自由宣傳，播弄，該報認為解決印度價值局乃讓東勝之基本條件及當前迫切之需要。

國各處土司員

○分發到印度軍中負責的軍士到最末一個字都體現了納種族優越性。布洛克原宣稱這兒我們是最低等的人類似乎被說、賄賂以及個人私利之中。這是一個無恥的以其立即撤回不使流行。

魯克

太平洋經線司令部本日克瑪瑚亞嶼內之杜伯薩菲爾察島內日軍所佔之珊瑚

十七日電○盟方各式轟炸機(內西北岸)。

○關於十四日宣佈卓卓維斯內閣辭職後之新閣名單：陸海空軍司法及外交五部。維氏發表聲明謂：希國政府雖已蒙人民之助，對勝利抱絕對樂觀心理，以達到促使全國目標之一唯目標，政府務完成之時。

○路過駐阿爾及爾十七日電：此間十三日已拒絕受前維希派往非洲之德密武裝時領利班托芬尼之上訴，日已被處死刑。他倘不能獲得最後赦免，則將由執法隊

法在農田

星陳

總統勞動英雄劉培潤，是深耕細作的模範。去年他參加了邊溝工作競賽，去冬他更增加了幾畝他的勞動熱忱，更加提高了他的勞動熱忱，和改良農作法的積極性。

今年今年的年終計劃

今年他種十四塊地（八塊一畝），夥種人家十塊地。其計劃：

第一、種子六塊——選種方面，種五畝白卡穀，他一貫種白卡穀，每年秋收時便在地裏按株選種，種一畝發行的出穀味還好。種一畝黑鼠飯。穀地連上莠三十布袋（豬狗糞等混合糞），每畝平均五市袋。為了防蟲害，每畝五市袋。

第二、採油煤油（拌法：一連一畝），先把油拌在糠內再和稻混合）；二連甜糯（兩連作法互相比較）。芒種方下種（按當時左右決定），估計計打五石方左右。（收乾草一千斤），每石碾出來六十斗二升。

第三、用黑弱兩歌（稷子三連——用黑弱兩歌稷子和白雞稷子（各種一畝半），上莠十五布袋。估

得，這塊地地留灌，不上莠，估計計打六斗（收成四百斤棒，一斗碾七升秧苗）。

第四、洋芋一連——用鴉血紅籽，上土布袋糞，又拌二升乾黑豆干手，估計收二十布袋。

第五、蕎麥一連——用國聯種，上土布袋發格洗把田（場土、糠皮、廢槽子、爛菜葉的），下種時拌一兩雞屎油，估計收四斗。

第六、南瓜、菜等——在地裡種二畝。餵瓜，種法：先掏一尺見方一尺深的畦，每一畝上乾牛糞，每五斤糞內拌一合土斤黑豆干，糞要翻勻，然後壅土，餅子壅壙，並高出地面一寸。立夏後乾點高田（他說乾點好比悶好，提苗，雨來不饑時，担水澆，一担水澆一畝，澆了水再蓋三寸土，待要發芽時趕緊開通三寸土，以免發霉——即不出苗了，隨後再犁一次毛糞，瓜蔓枝條吊繩在地裡土庫上。除摘吃外，秋裏還產下五十個十畝。

第七、密客白浪土往坡上栽，慢慢壅土，下半分面上熟土壅加，地漸漸平了，於是整地埋地窖，隔水窖底子，把地平平，修成梯田。這是一個相當細緻的工作過程。下種拍一細細的水窖又深五尺，上一畝，叫梯田每畝一畝以上。他說：「這一塊平地變成梯田，要費一百五十多個工，將來可以兩三倍打糧食！」

在採用新的製作方法時，他採取「對比法」。就是：一面用舊的，一面用新的。例如種白薯穀子，一向用狼尾穀，慣用原來的白卡穀種；這樣富強、研究。

三、推廣劉培潤的農作法

幾乎里路遠的老百姓，都熱烈的談論劉培潤的農作法。大家都說要學取說：「咱們學劉培潤的任務，人家的辦法真好！」

在田家園（劉培潤的家鄉）的幹部會議上，大家詳細

甲申一百周年祭

(續完)

郭法堂

李晟既與自合夥，可注意的是：他雖然是舉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職。他被任爲「制將軍」。史家說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確是事實。他究竟立過些什麼軍功，打過什麼奇意的硬仗，史籍上沒有記載。但他對於軍政工作做得特別高妙，把軍事與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確共實的。自十三年以後至自入北京，三四年間雖然也有過幾次大戰，如圍圍封被邊關幾役，但大戰都是「所至風靡」，可知李晟的收復民意，厚厚官兵的宣傳，千誠萬確地是收得了很大效果。

不過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

候，是「絳帽藍布箭衣」（「甲申邸信錄」），而在他已歸綽帝，退出北京的時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北碚」）。這雖然僅是四十天以內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觀上的變化儘管是怎樣劇烈，而他的服裝却絲毫也沒有變化。史稱他「與其上共甘苦」，可見也並不是不實在的情形。最有趣的當他在崇禎九年還沒有十分和勢的時候，「西碚示誥，呼號過十分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李鴻）。十六年佔領了西安，他自己還是「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同上）。這作风也實在非同小可。

「制將軍李晟上書諫賊四害，其略

一，擅滑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殿。俟工政府修繕酒掃，聽政擇日率百官迎駕入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領示臣等演戲。

一，文官追職，除死難降降外，宜分三等。有食降者濫刑官職追，徹盡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貶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罰其官職。

一，河南有恩生官周某，與同鄉范某，康兒女姻家。孝因以妾未下第，在京候選，日久資斧罄罄。值賊兵圍城，米珠薪桂，孝與妻鬱鬱成疾。及城陷，周某，周某與其以實物賄主族，求選爲職，孝遂憤憤而死。其子以窮不能殯殮，泣告於岳翁某。某呵叱之，且侮其親喪。賊將制將軍李晟得知，縛周某於營房，拷打三日而死。

這樣的事是不會上正史的，然毫無疑問決不會是虛構。看來李晟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爲黨不仁的人，而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汝南有恩生官周某，與同鄉范某，康兒女姻家。孝因以妾未下第，在京候選，日久資斧罄罄。值賊兵圍城，米珠薪桂，孝與妻鬱鬱成疾。及城陷，周某，周某與其以實物賄主族，求選爲職，孝遂憤憤而死。其子以窮不能殯殮，泣告於岳翁某。某呵叱之，且侮其親喪。賊將制將軍李晟得知，縛周某於營房，拷打三日而死。

正派乃史家把他充分漫畫化了，說他像猢猻子，又說他像鬼。——「宋賊策面如猿猴，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俱見「北碚」。通天文，解圖，寫得頗有鬼神出鬼沒，但其實這人是很有點道理的。『甲申傳信錄』載有左列事項：

「甲申四月初一日爲軍師宋獻策奏：『天象愆烈，日色無光，亟應修刑。』」

「明亡逃竄」，「明孝北略」及「則關小史」都同載敘述到這件事。唯後二種言李獻與李準兄弟二人同時被殺，而在二子被殺之後，還說到宋獻策和劉宗敏的反應。

「宋獻策策簡李獻，遂往見劉宗敏，以辭謝之。宗敏怒曰：『彼（指李）無一節功，敢擅殺爾大將，須誅之。』由是日成將相離心。……他往，宗敏率衆赴河南。」（「北碚」）

真正最呈現出了「解圍」之形勢。李獻與

才附，可見也決不是偶然了。在這樣的人物和作風之下，勢力日漸增，而實現到天下無敵的地步。在四十五兩年間把河南北幾省全統收入掌中之後，自應從速討劉宗敏的計畫，進剿關中，終於於十六年十月攻濟南，使孫傳庭亡了。轉瞬之間，全陝被破。十七年二月出兵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了北京，沒三天工夫就把北京城打下了。這軍事，真如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從整個的運動觀察起來，經過了六十七年才達到最後階段的突也六管各系統，但在達到最後階段的突變上，有賴於河堤決裂，係由前年累月的浸灌而滲透，要說容易，實在顯得大不容易。在過短的時間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過了過分的陶醉裏去了。進了北京以後，自應便進了皇宮，承用牛金星所忙的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是積極降官，搜括餉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面歡以爲天下就己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市廛的個外下獄，他們以手全不在意。由海關僱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高士

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發大寶，願以尊榮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尊榮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照舊耕種，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意。

一、吳鎮（原作「魯」）據「小史」改，下同）與兵復仇，遞報緊急。請不可一日無君，今振督已定，吾民仰望蒼極，考大早之聲響見。主上不興與師，俱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臣封明太子，令其奉節率領，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憂可成，而十戈之饒可息矣。

自成既不敢著，既疏後「知道了」，竟不行。

後兩項似乎特別重要，一是嚴肅軍紀的問題，一是用政略解決吳三桂的問題。他上書的主旨似乎針對着劉宗敏的態度在說。劉非刑罰，而是他的祖職也有些不分青紅皂白。雖然爲嚴軍紀，殺人無量地而軍紀竟失了平常的秩序。特別是他且不滿足以欲飲爲目的。

他和軍師宋獻策的見解比較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兩人品評明教和佛教的話頗有意思，是以考察他們兩人的思想同樣的話亦爲「北路」所收錄，但文字多舛佚，不及「小史」完整。今從「小史」摘錄。

「爲軍師宋繼子何制將軍李歷長步長安門外，見先帝骸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我明舊臣罪愆猶者皆錦衣衣馬，呵馬經過。」

嚴謂宋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若等紗帽原是兩品，非和尚之品能超於若輩也。」

嚴曰：「明朝選主由考試而會試，會試而廷試，然後親裁挑選，可謂數格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

宋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滿朝公卿能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頂，一事未成焉』」

據這事看來，宋獻策明明是不憤牛金星劉宗敏諸人的行動，故爾一方面私作譏諷，一方面又藉天籟示警，以爲擅官的方便。他的作爲陰陽家的姿態出現，怕也只是「一種糊塗罷」。

李自成本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對於明室的特異也非常寬大。在未入北京前，諸王歸順者多受到。在北京後，希圖后也視之如賓，太子和永定二王也並未遭殺戮。當他入宮時看見長公主被崇禎欲得牛死，悶悶在地，還會嘆息說道：「上太忍，令扶還納宮調養」（「甲申傳信錄」）。他很歡迎人善言，而以平素所採求的還是民主式的合議制。「北路」卷二下般「內降賊者自官中出，皆云，李賊雖爲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衆共議之」。這種是很重要的一項史料。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後來李自成的失敗，不也就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爲民族所

劉宗敏做爲銀工，恐怕就是由於有這位「大學士」，官居丞相之職，金庫所屬引的宗察實任爲「開國大軍師」，又所引的劉宗敏任二品的將軍，而李殿副將將軍，只是二品。（此品秩係據「北路」，「甲申傳信錄」則謂「二品爲副將軍」，三品爲特等，四品爲果毅將軍」云云。）

看對待進關然是有親有疏的。

關於劉宗敏的來歷有種種說法，據上引「北路」記載牛金星是「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所引起，並以爲「山西人」（「卷二十三」宋獻策及張賊歸自成「降下」）。「甲申傳信錄」則謂「或謂張得爲將軍宗察」。「一購萬壽山」，「李國綱來一下下」。而「明史李自成傳」却以爲「劉宗敏者藍田銀工也」，其餘附在牛牛之前。自成被圍於巴西魚腹山中時，二人曾共患難，竟至殺妻相從。但「明史」恐怕是錯誤了的。「北路」卷五「李自成起義」條下引：

「一云：自成多方射利，少與韓卒李固，鐵冶劉敏放給好，最於海軍。後隨紫作戰，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

劉宗敏做爲銀工，恐怕就是由於有這位「

劉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員驍將，位階副都統。兵備最固。由入京以後的事蹟看來，自成對於他的倚靠是不亞於牛金星層的。文臣以牛金星爲首，武臣以劉宗敏爲首，他們可以說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總算誤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這兩位巨頭。

自成善騎射，能百發百中，他自己已在十多年的實地經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成績。「明史」稱讚他「善戰」，當然不會是過譽了。他的軍法也有徵敵，例如「軍令不得擅白金，過敵處不得留宿，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輾與悉用布車幕。」……

軍止，即較騎射。夜四更，席食以聽令」。甚至「嚴諭人田苗者斬」（明史李貴上）真可以說極端的紀律之師。別的他背上也「軍令有違即立斬梟梟，或割掌，或割勢」（「甲申傳信錄」），嚴格時強度的確是很可觀的。自成自己更能够身強力行，他不飲酒，不貪財利，而十分豪爽。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輕裘緩衣，乘烏駝馬」（本傳）；在京陵上謁見百官的時候，「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服衣，繡綉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到長城去抗擊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

容易引起誤會的。

劉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員驍將，位階副都統。兵備最固。由入京以後的事蹟看來，自成對於他的倚靠是不亞於牛金星層的。文臣以牛金星爲首，武臣以劉宗敏爲首，他們可以說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總算誤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這兩位巨頭。

自成善騎射，能百發百中，他自己已在十多年的實地經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成績。「明史」稱讚他「善戰」，當然不會是過譽了。他的軍法也有徵敵，例如「軍令不得擅白金，過敵處不得留宿，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輾與悉用布車幕。」……

軍止，即較騎射。夜四更，席食以聽令」。甚至「嚴諭人田苗者斬」（明史李貴上）真可以說極端的紀律之師。別的他背上也「軍令有違即立斬梟梟，或割掌，或割勢」（「甲申傳信錄」），嚴格時強度的確是很可觀的。自成自己更能够身強力行，他不飲酒，不貪財利，而十分豪爽。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輕裘緩衣，乘烏駝馬」（本傳）；在京陵上謁見百官的時候，「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服衣，繡綉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到長城去抗擊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

容易引起誤會的。

劉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員驍將，位階副都統。兵備最固。由入京以後的事蹟看來，自成對於他的倚靠是不亞於牛金星層的。文臣以牛金星爲首，武臣以劉宗敏爲首，他們可以說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總算誤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這兩位巨頭。

自成善騎射，能百發百中，他自己已在十多年的實地經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成績。「明史」稱讚他「善戰」，當然不會是過譽了。他的軍法也有徵敵，例如「軍令不得擅白金，過敵處不得留宿，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輾與悉用布車幕。」……

軍止，即較騎射。夜四更，席食以聽令」。甚至「嚴諭人田苗者斬」（明史李貴上）真可以說極端的紀律之師。別的他背上也「軍令有違即立斬梟梟，或割掌，或割勢」（「甲申傳信錄」），嚴格時強度的確是很可觀的。自成自己更能够身強力行，他不飲酒，不貪財利，而十分豪爽。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輕裘緩衣，乘烏駝馬」（本傳）；在京陵上謁見百官的時候，「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服衣，繡綉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到長城去抗擊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

容易引起誤會的。